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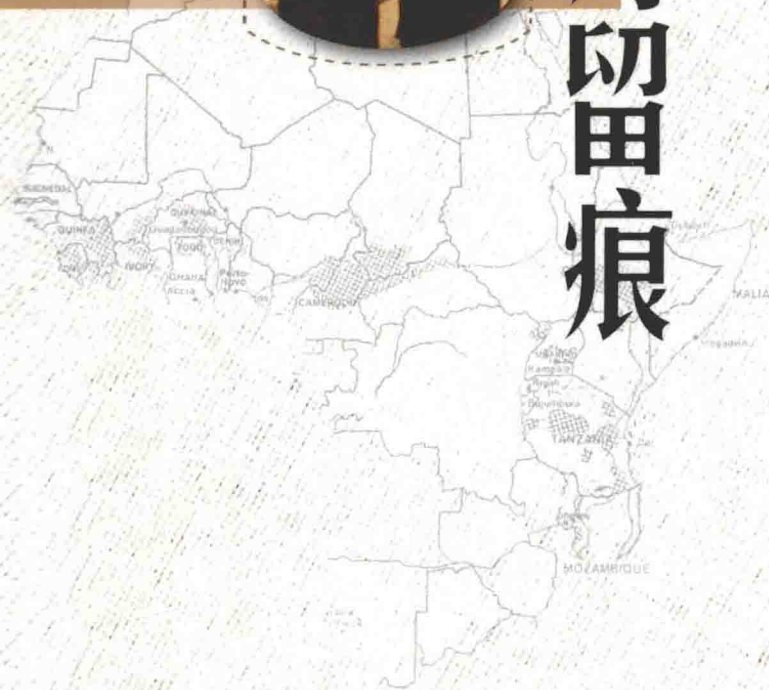
樊芸◎主编
樊二南◎著



Sui Yue Liu Hen



岁月
切田
痕



W A 世界知识出版社

岁月留痕

樊 芸◎主编
樊二南◎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留痕 / 樊二南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12-4920-6

I. ①岁… II. ①樊…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99931号

责任编辑
特邀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张迎辉
胡孝文
赵 玥
陈可望

书 名

岁月留痕
Suiyue Liuhén

作 者
编 者

樊二南
樊 芸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wap1934.com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新华书店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710 × 1000毫米 1/16 20印张
303千字
2015年7月第一版 2015年7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4920-6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岁月留情 天下家国

岁月留情，天下家国，这就是我读完樊二南教授所著的樊氏家族史——《岁月留痕》第一部之后的感想。2014年6月，本书主编樊芸女士前来拜访，我们在南京大学附近的丽晶酒店用餐。席间，樊芸女士将樊氏家族的历史向我娓娓道来。

樊氏是一个大家族，人才辈出。樊芸的祖辈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均担任要职。樊芸的父辈涉足民国的银行业，或者进入军界任职。到了樊芸这一辈，樊氏家族星散各地，他们在美国、中国台湾及大陆繁衍生息，事业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大陆的这一支主要分布在上海、成都和北京等地。本书的作者樊二南先生为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岁月》丛书的主编樊芸女士是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

樊芸女士上次来南京主要是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撰写论文所需的档案。她虽然工作繁忙，但仍没有停止对于学术的追求。

席间，樊芸女士谈起了她的家族历史。我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连红教授都认为，她应该牵头将异彩纷呈的樊氏家族史整理出来。樊氏家族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变迁，他们的家族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典型的写照。樊芸女士表示，她回上海后会和家族其他成员商量一下，让美国、中国台湾和大陆各地的家族成员群策群力，把家族的历史写出来。

没想到，樊芸女士动作竟然这么快，半年不到的时间，由樊二南教授执笔的《岁月留痕》一书的电子稿就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樊芸女士请我作序，我想既然我是动员樊芸女士写作家族史的建议者，那写序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了。

二南教授虽然是理工科的学者，但是文笔极佳。他的文字就像是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让人们在字里行间品读他们一家人在民国那个纷乱的岁月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人们的记忆和文字，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二南先生的文字让我感受到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家庭在那个纷乱的时代，特别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是如何挣扎求生，并尽可能地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的。所以我对本书的评价为“岁月留情，天下家国”，并不为过。

德国历史学家卡西尔认为，“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不可能重建它，不可能在一种纯物理的客观意义上使它再生。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本书作者所做的工作，就是用它刻印在脑海深处的记忆片段，重建他的家族在民国那个纷乱岁月中的苦难与辉煌。二南先生的这份工作，完成得非常理想。

本书的写作，年代跨越并不是很长，主要从1932年到1949年，但是本书所记述的地域范围却是很广，从上海到桂林、到贵阳、到涪陵、到雅安、到康定，从康定再返回雅安。作者在雅安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伟大时刻。随后，作者一家从雅安到成都，取道陕西，经西安一路东下赶到汉口，最后回到作者的出生地上海。因为作者父亲的工作调动，他们一家又迁居海州。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失利，他们一家从海州转赴青岛，之后，一路向南退到桂林。由于作者的父亲不愿意远离故土撤到台湾去，他们一家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行将崩溃之时，回到了成都。成都解放后，作者暂时搁笔。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地名，就是要告诉读者朋友，从作者出生，到念高中，这短短十七年间，其一家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他们的家庭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中等之家，由于战乱颠沛流离，亲人丧生，时刻面临着刚刚建起的家园又要被抛弃的悲惨命运。

但是作者笔端没有愤恨，没有抱怨，有的只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担忧，有的只是对那个战乱频仍的艰难岁月的惨痛回忆。作者在本书中虽然是以少年的身份出现的，但是表达的却是一个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个艰难岁月的客观认知和深刻体悟。

本书的意义绝不在于是樊氏家族的家族史，也不仅仅是樊二南教授对

于自己早年岁月的回忆。它的背后，是中国的大历史。二南教授的记忆力极好，能够将非常细小的事情回忆出来，这是本书的另外一个写作特点——于细微之处见精神。通过作者的笔，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去体验、品味作者成长的那个时代；去触摸、观察作者成长的那个家国。我相信作者的很多文字，能够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小家的历史构成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累积在一起，就是家国，就是天下。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历史加在一起，就是伟大的中国的历史。樊氏家族血液里流淌着的就是为国奉献的一腔热血。虽然他们也曾经历过艰难岁月，但是他们的智慧和忠诚是一直得到传承的。据樊芸女士介绍，现在樊氏第三代大都事业有成。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荣辱，其实正是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荣辱的断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请读者朋友透过二南教授的文字，去触摸近代中国的蓬勃心跳，国家虽有苦难，但是心跳之声却是铿锵有力、蓬勃激越！

家国天下，天下家国，期待《岁月》丛书二部的后续出版！

张宪文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2014年12月22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动荡的童年

在动荡的年代里我来到人间	1
我的父亲和母亲	4
走向大后方——我的少年时代从此开始	8
航行在西江和桂江之上	11
空袭中的桂林	12
难忘的贵阳逃难岁月	15
继续西行 向涪陵进发	19
最难令我忘怀的几件涪陵往事	20
三姐樊和玉不幸早逝	25
再见涪陵 向雅安进发	28
幽静古朴的古城雅安 我少年的摇篮	30
康定——难忘的边陲小城	38
重返雅安	44
邻居邱万英和他的父亲	47
令人烦恼的童军服	48
我渴望的是关爱	50
马王庙街的日日夜夜	51
雅安的三月会	54
雅安龙灯和舞狮	56

马王庙街的小伙伴张世忠和罗开庆	58
国家面临危机 国人团结抗日	60
狂欢中庆祝抗战胜利	66
沉浸在胜利返乡的期盼中	67

还乡之旅

再见雅安 还乡之旅由此开始	74
初到成都的前前后后	81
钱明陶和麻姑姑	84
漫游在成都大街小巷 游新都桂湖	90
告别成都前夕	94
川陕路上的一路风情	97
小镇柳沟见闻	104
过巴山越秦岭	109
初到西安 混乱中的陇海线	114
一路风尘奔汉口	122
武昌寻亲 找到匿迹八年的外公	127
顺江而下 身在江中游	132
1946年的大上海 回到久别的出生地	134
北国初冬结束还乡之旅	145

金色年华

小镇新浦	152
入住朱家大院最初的那段日子里	155
徘徊在校门外的烦恼	159
海州东海县中二部的短暂岁月	166
在东海县中的点点滴滴	174
归来的一生大哥	182

宿舍大院中的人和事.....	189
重访海州百事不解.....	194
多事之秋的深秋	198
1948年几件难忘的往事.....	204
告别新浦的前前后后.....	211
盛夏里的青岛	220
七弟住院转危为安.....	224
1948年深秋的青岛	230
海上一路见闻	235
再次来沪 短暂逗留.....	239
途经杭州游西湖	246
长沙短暂逗留	259
落脚桂林的初期	265
汉民中学.....	269
回到成都迎接解放.....	294
后 记.....	302

动荡的童年

在动荡的年代里我来到人间

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锁国大清王国的大门，从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境地，一场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由此爆发，东北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华锦绣河山从此破碎。

1932年阴历6月26日我来到这个世界，母亲给了我生命。当我第一次睁开双眼，命运告诉我国家民族正面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之际，这是个动荡的年代。所幸我降生在一个三世同堂的书香门第之家，给我的未来提供了一丝安全感。据比我大八岁的和珠大姐后来告诉我，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23号，我和五妹就出生在这里。爷爷曾是前清举人，在清军水师做过带兵武官。民国后在北洋政府做过国民政府参议员，在军阀吴佩孚手下任过职。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我们全家仍住在北京，直到1930年才举家迁往上海。那时爷爷虽赋闲在家，但他仍是当时上海名流之一，常应邀出席大小活动，家里常高朋满座，结交的都是些上海上层名流，客厅里挂满名人书画和名人照片。有时爷爷也应约写些诗文，刊登在报刊上，因此在文化圈里颇有些名气。当时家里生活条件不算太差，有一大群佣人还租用了小汽车，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充点门面。房子、家具、汽车没有一样拥有产权，都是用钱租来的，假象背后便是不堪重负的巨大



1926年夏，祖父、大姐、大哥合影于杭州。

开支。爷爷已无固定收入，他和奶奶都吸食鸦片，父亲在中央造币厂当文书主任，每月二百多元收入，显然入不敷出。家里唯一财产便是大量书籍，这种现状不可能持续维持，危机随时可能出现。1933年爷爷患肺癌去世，享年六十岁，家也从此面对现实，彻底回到踏实的平民圈里。爷爷去世后，家就搬到法租界辣非德路敦和里31号。那是片新建的小区，仍是单门独院三层居民楼房，居住条件略次于以前，但开支就大为缩减，生活仍能勉强维持。

我出生于上海，在上海生活了六年。这段童年生活，我几乎就在家这个小圈子度过。虽然谈不上童年幸福，但我却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外面的世界却是战火纷纭，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国破家亡、灾难深重的形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流落四方。与之比较我们已十分幸运，因为我们尚能全家温饱 and 有个安身之处。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之家。家里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姆妈（上海人对母亲的称谓）和比我大八岁的姐姐、比我大六岁的哥哥、比我大四岁的三姐，连我在内全家十口。我排行老四，从那时起我有了自己的名字“小四”。自此家里人无论大小尊卑，一律这样大呼小唤着我。就这样一直到我十二岁，小四是我无法摆脱的称谓。对这个符号最初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我慢慢开始懂事。上小学了，我开始觉得这个名字有点不雅、难听，的确曾有人在背后笑话过我这个“雅号”。尤其被小朋友恶意嘲笑时，感到特别难为情。

不过带“小”字的称呼，在家里不止我一人。从我三姐开始，后面所

有小字辈，一概都带“小”字。于是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直到小九，顺理成章地沿袭了下来。这样给孩子起名字倒也很方便，也便于记忆，但坦率地说确实“俗”了点。以后我们慢慢长大，走出家门和外界有了接触，就觉得有点别扭。免不了要和小伙伴们的称谓作一番比较，结果确实欠雅，真有些说不出的委屈。免不了有埋怨情绪，为什么父亲母亲不给我起个好听的名字呢？看来父母亲在给孩子起名字这件事上，还真不是件小事，还真应该考虑再三。话又说回来，这也算不了什么，不就是个符号嘛，又何必如此计较？可是人从开始有了是非判断能力之时起，就逐步对真善美就有了初级标准，小孩也不例外，名字也有丑美之分，想有个好听的名字一点也不奇怪。大人给小孩取名字时，是不会和孩子商量的，说得不好听点实属强加。一个文雅动听的名字，会给孩子一生自信。坦率地说，我的确为自己这个不体面的符号苦恼过。直到上小学后，才知道我还有自己的学名叫樊和平。樊和平这个名字，还算大众化，一直使用到小学毕业。1946年我考上了省立雅安中学后，开始使用樊二南这个名字，此后就一直沿用至今。

慢慢大了以后，我曾问过父亲，二南是否有什么典故。据他说二南出自诗经中大南周南，仅此而已，更多的还是在成人后慢慢有了些了解。

记忆中的儿时岁月里的往事，的确十分有限。仅依稀记得我们的家，住在上海一幢楼房里。我家是个大家庭，家里有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弟弟妹妹加上我，另外还有姑父姑母三爷爷，实乃人口众多。除了家庭主要成员外，还有些烧饭做事的佣人。仅这些就把这个有限空间的家，几乎挤得满满的。除此之外，亲戚朋友上门走动也不少，家里来来去去的人实在太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就无法一一道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给我唯一留下的印象，便是家里总是闹哄哄的，好像从来就没有清静过。而那时的我，总是被遗忘的角色，谁也不重视这个小不点，我更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该干些什么。有时我胆怯地跑到后门，张望外面的世界，只记得弄堂很狭窄却很清静。那时弄堂里住着许多人家，而每户人家的大门，总是关得严严的。我真想破门而入，揭开这个秘密，看看那里面究竟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又都在干些什么。

有时大人也带我外出，乘着黄包车（人力车）穿城而过。在车上我贪

婪地四处张望，对什么都十分感兴趣。闹市的喧哗，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市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此我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多么丰富多彩。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什么都看不明白，这些不解之谜对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说，不可能会有答案的。我每次外出的基本表现，都是不知疲倦地东张西望，喋喋不休地向同行大人发问。我长了不少的见识，也产生了不少的疑问。可是现在所能记得的情景，却都是些模糊不清的片段。事隔多年后，我多次重返上海。当我溜达在南京路、人民公园（原跑马厅）、淮海路（原爱多亚路）、延安路（原大马路）时，总想寻找些儿时印象中的历史碎片，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如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广告，光电效应动态的电影广告，大马路上拖着电线的有轨电车等，似乎儿时曾亲临过的场景依然如故。但这都不是历史的重现，而是历史的延续。

我的父亲和母亲

说到父亲，我对他既了解又不太了解，但我很爱他，会终生怀念他。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当时正是世界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国家主权遭到疯狂掠夺、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时。革命党人为推翻腐败的清王朝，建立民国，掀起革命高潮，得到全国人民广泛响应和支持，清王朝行将就木。他就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诞生。短暂的幸福童年之后，便是贫困多难的少年。青年时代的他，正值五四运动革命洗礼，虽有为科学民主奋斗的冲动，但家中老小不能视而不见。虽与命运有过抗争，但他必须正视现实，屈身成为生活的奴隶，直至把我们养育成人。他是我们的好父亲，一位负责任的父亲，我从内心爱他敬重他。

他是独生子，生于诗书传世的官宦人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那时我的曾祖父任江西南昌府某县官员，祖父是个举人，也在清政府地方任职。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应该说比较幸运，他有过幸福的童年，幼年接受过私塾教育，从小受到了儒家思想熏陶，这对他一生影响不小。然而历史的车轮，正在把古老的中国带入灾难深重的岁月，他生不逢时，一生都在恶浪中跌宕起伏。

就在他七八岁的时候，祖父得罪上司，被诬陷谋反，蒙冤革职入狱。横祸突如其来，让人不知所措，除惊慌沮丧别无良策。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瞬间彻底消失，他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变化。家里断绝了所有经济来源，家境江河日下，贫寒岁月就这样过早地进入他的生活。不久家里所有财物当尽卖绝，生活仅靠借贷维持。生活窘迫，陷入难以想象的境地。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无隔夜炊米，窘境屡屡发生。最让他伤心的是来自周围的冷眼和歧视甚至侮辱，给他童年蒙上一层厚厚的阴霾。年幼的他，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关爱和呵护。而来自那些势力小人等的歧视，使他幼小的心灵承受着无情的伤害，使他过早地知道人间的世态炎凉。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祖父平反出狱后，生活才慢慢有了转机。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很少向大家提起，但偶尔也曾对我们讲过那段难忘的过去。每次谈到这些后，他总要告诫我们，贫困并不可怕，关键是人穷不可志短。只有努力发奋，才能立足社会，才能赢得尊严。他的告诫使我受益匪浅，铭记终生。

父亲青少年时代读过私塾，也跟爷爷学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之类的国学。可以说他的传统中华文化功底极其深厚，学识渊博可称得上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后来我稍大时，家里来过一些老先生，我在一旁聆听他们谈今论古，引经据典令我肃然起敬。

辛亥革命后，全国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时的他接受了新文化思想的洗礼，他向往文明时代的科学知识，也曾想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去。他曾上北京大学夜校学习外语，还曾在报社从事过翻译工作，也曾有志从事古文学研究和投身教育事业，做教书育人的教员。但苦于当时政局动荡，军阀割据内战此起彼伏。连年征战民不聊生，他的才华无处施展。可惜满腹经纶的他，只能为养家糊口，屈就伏案的文书工作，终日疲于家庭生计。晚年他曾多次表示，希望能从事教育工作，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但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这不仅是他的遗憾，也是时代的悲哀。

1923年他和母亲结婚。自此以后，我们兄弟姐妹陆续来到这个世界。生活负担一天天加重，所有的理想抱负一一付诸东流。他的生命轨迹，便是工作—挣钱—养家糊口—工作。唯一让他欣慰的是，他拥有了一群儿女，一群令他自豪的儿女，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1926年春，父母合影于杭州。

孩子陆续出世，并一天天长大。他给孩子们取了喻义不凡的学名，一生、二南、三立、四维。意味着要求我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做人目标，这也是他寄予我们的最大希望。

在我出世前，这个家经过了一番颠沛流离后，在上海总算定居下来。在上海的这段岁月里，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准确地说，生活比较拮据，有时入不敷出，还要靠借贷典当维持。听大人们说起过，那段忧心忡忡的日子，家里生活确实困难。我

们虽说是书香门第、诗书传家，但祖宗并未给后人留下财产屋宇田地，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加之人丁兴旺，生活费用过大，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准确地说，我家实系清贫人家。历来生活来源都以薪俸维持家庭生计，用今天的话说，是个典型的工薪阶层家庭。

直到父亲这一代，仍然既不种田又不经商，更不取无道的非分经济来源，做事挣钱养家糊口便是家风。离开上海前，父亲在当时的中央造币厂和税务局工作，工薪是家庭维持生计的唯一来源。父亲挣钱养活我们，生活全靠他的薪水维持，他是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以收入而言还算丰厚，但供养人口众多，各项开支大，不言而喻生活水准当然就不会高。到当铺典当东西以贴补家用，也是常有的事。后来母亲曾对我说过，那时我家最多的是当票。所谓当票就是典当东西时，当铺给典当人开具的凭据。旧社会开当铺是专赚穷人黑心钱的买卖，值一百只当五十，外加高额利息。大多数人无钱赎当，当铺高价卖出从中得利。若赎当得还本金加上高额利息，当铺亦能获得很大利润。

母亲说我们那些当票，都是些没钱赎的当票，其实也就是一堆废纸。那些价值数倍乃至数十倍的物品，就这样便被典当铺侵占了。

父亲母亲很重视子女受教育，关心下一代成长。常听他们说，再困难也绝不能让孩子们失学，因此我的姐姐们都有幸能去上学。离开上海前，大姐大哥已经小学毕业了，三姐也快小学毕业了。我还不到念书的年龄，只能在家玩。姐姐们虽然都能在学校上学，但因家庭经济比较拮据。有时交不了学费，母亲

便向校方请求缓缴或减免学杂费，据说类似情况绝非偶然。

我们住的房子是租赁的，每月按时交房租，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听母亲说有段时间家里遇到特殊情况，据说是父亲的下属挪用公款，造成亏空并卷款逃跑。父亲只得用自己的薪水偿还公家，从而家里便出现数月交不了房租的糟糕局面。房东屡屡催逼房租，首当其冲的便是当家人的母



1933年，庶祖母、父母及兄弟姐妹合影于上海。



1935年，外婆、庶祖母、父母、姑父姑母及兄弟姐妹合影于上海。

亲。无奈只得在人面前低矮三分，好话说尽请求宽限。母亲娘家很富裕，自嫁到樊家后一辈子都在受穷，贫困的尴尬让母亲承受了不少的委屈。她常祈求上天保佑时来运转，期待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可这个愿望老人家直到临终也未能实现，让我们这群子女难过终身。可惜她去世得太早，没有赶上改革开放的今天，否则我们都会好好孝敬她老人家的。

总之那时家境十分困难，尤其是父亲离开上海的那些岁月，更是困难重重。当时家里最操心的是母亲，她一方面对父亲的安危担忧，另一方面还得为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张罗维持。奶奶、外婆她们不是当家人，操心的事她们也无能为力，但过得也不很轻松。总之，大人们是怎样渡过这段艰难日子的，让人很难想象。我那时太小什么也不懂，更不能替大人分忧。

1935年父亲离开中央造币厂调往税务局工作，先后在上（海）宝（山）分局、徐州分局任文书主任。1937年调广西桂林税务局工作，也就是淞沪战役之前，父亲和姑爹一同离开上海，到了广西桂林，家里的生活全靠邮政汇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家里几乎断绝了经济来源，全家过了些苦日子。我们不得不又搬到房租更便宜的花园坊46号。八妹就出生在那里。

1938年的秋天，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我六岁时随家人离开了上海，踏上远离战火纷飞的漫漫之路，辗转来到大后方四川。从此我们全家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漂泊生涯。

走向大后方——我的少年时代从此开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把战火烧到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就此爆发。上海军民团结一致，支援前线将士英勇杀敌。另一方面，当局政府也在组织单位和居民撤退后方。战争阴霾笼罩了整个大上海，战场就在身边。交战的枪炮声让全市民众惊惶失措，空战打破了天空的宁静。大批难民拥入租界，上海沉浸在一片混乱惊恐之中。父亲的单位这时已由徐州转移到广西桂林，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别无选择，无奈地与家人天各一方。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分别，也是一次吉凶未卜的生离死别。此后，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留在了孤岛上海。

1938年深秋，我已年满六岁。父亲早在一年前，随工作单位撤退到大